

開平吳蔭緣百日憂患記

五邑大學圖書館惠存

吳蔭民著并題

一九六八年戊申尚志三第檢

父親遺著百日常忠記譯成英
文為後人不識中文者閱讀用意可
嘉此為子兩二弟尚雄三弟尚志於一
九六六年由香港返鄉奉召寧鐵路
車徑到會汾水江過匪徒寧乘
客百餘人被擄勒贖囚吉兒山
匪巢百日吾父歷盡千辛萬苦頻
臨虎口備款向匪取贖壹次由鄉
來往港澳馬匪在與門約談曾
二次由庵返御途徑江門風景傷情
賦詩有遺極其凄苦言及同墳為及淚泥
思人土同焚香望手恭撰遺文自置罪孽
告示諸子侄互諒
江門水碧燒，照見熱客在遠城寧竟同堂
彭散去途偏共日光烟燃來肩志雙方墳岡
彭腸四九曲灣我關東投人本歸鄉毋使支園山
汾水江頭恨志填從機淚底追風烟話仍無恙
人何在可把經逢別使天并
亦海其去字何難幸字竟勿得招一宿亦前日悲殺夫
日行字字皆有魂仲聞今已到何處計家人
獨力悲夢意云依也知堂中矣然此門外徒言兒
聖侯提之談言老不往當堂看猶未得乎信險

目次

吳尙鷹恭錄先君遺詩	一
前言	三
序	五
自序	九
百日憂患記	一三

前言

先君著百日憂患記於一九一六年，迄今七十載，除三家兄尚志於一九六九年將之譯成英文出版外，（英譯頗獲讀者好評，現美國各著名學府及大都市圖書館多有收藏）原文未嘗付印，本人有兄弟六人、本人居末，現除四家兄尚標及本人外。其餘均已先後辭世，逝者如斯，感慨繫之，四家兄現年八五，本人亦將八十，惟恐先人著述之湮沒也，特將之付梓，以供世人參閱。

先君嘗謂上陣不離父子兵，打虎不離親兄弟，他以身作則，啓示後人與美國國會上議員簡積克 JAKE GARN 近割腰救女，同出一轍，（其女兩腰失却作用，危在旦夕，該上議員將自己之一腰割給女兒，以保全其生命，他并謂倘他的腰不適應而遭抗拒，他還有兩子的可以補上，有此家庭，亦足自豪）斯文之作，雖係紀實，亦欲以箴世歟。

此外先君著新興龍山行於一九四二年，曾印單行本出版，年來每承讀者索閱

，乃將之併入，以應需要。

附錄大家兄尚鷹著德豪公行狀，大家兄詩選，三家兄尚志詩選，及大家兄遺墨，均有其本身價值，併付印焉。

吳尚勢於美國德州晚士頓寓所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百日憂患記

序

嗚呼，吾國政治不修，民德不良，而新穎深奧之釣參名詞，乃喧騰於吾人之耳鼓矣，釣參者何，擄人勒贖是也，擄人勒贖而謂之釣參，隱語也，奇聞也。其勒贖之價格，普通常在數百元以上，以至千元萬元不等，其議價不諧，而槍斃或病死，又因無力備贖，而卒不知其下落者比比也，嗚呼，吾人何不幸生此混亂之世，使被其荼毒者，無可告訴，而未受荼毒者，亦恒惕惕有戒心也，而吾友吳君蔭民之長君尚鷹，次君尚雄，三君尚志，乃於丙辰年，七月廿一日，（夏歷六月廿二日）在省繞道由港回鄉，抵新會汾水江站，適罹是難，蓋輾轉議贖，綿歷一百日，至十月廿五日，（夏歷十月初二日）始用價港幣一千八百元，又開門六百贖歸，嗚呼，險矣，當難之初生，朋友咸爲蔭民危，何者，郎君三人資格，一美國畢業生，高等師範公立法政兩校教員，一高等師範肄業生，一北京清華學校肄業生，賊如探悉，認爲上參，必堅索高價，事難速諧，而郎君向未受此挫折，身

體之變動亦殊足慮，然而一百日間，費不甚鉅量之價值，乃得安全出自賊巢，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事後蔭民述其始末，而爲百日憂患記，而屬余爲之序，余讀之而嘆曰，有是哉。諸郎君之智足以自全，而蔭民處此，其精誠雅量爲不可及也，賊巢各參，例如鑰鎖，起居飲食，不得自由，而長君乃能爲其幼弟求賊豁免之，牢籠驟入，暑濕逼人，炭酸蚊虫，薰螫爲病，而郎君乃能於少數之板扇取得享，手無寸鐵，身無一錢，飲料窘乏，渴病欲死，而三君乃能奔走給茶水於其兄，又能用巧不傷人之機智，湊集他人少量之冬瓜湯分潤之，尙鷹尙雄尙志，大名轟傳，賊偷知之，當成奇貨，而郎君乃能用我明彼昧之乳名替代之，嗚呼，此郎君兄弟所以能病而不危，（賊巢百二三十人病死者佔十分之二強樓岡鄉擄五人自郎君三人外餘二人皆病死）贖價一脚踢不得，（賊巢議價之名詞）後仍事開門，由一萬元卒減至一千八百元，亦未始不由此也，蔭民之言曰，余驟得惡耗，不知所措，轉念人擄在贖，徒悲無益，又曰，身臨大難，智識魄力，缺一不可，嗚呼，此真處事之要訣，而蔭民之臨機應變，可謂能實踐此言者也，觀其百憂薰心之際，雍容鎮靜，條理詳密，其於家人則多方慰喻之，其於贖客，則迅速變換而多方操縱之，其恐家人得報而憂傷，而思所以開譬之也，則雖荆棘載途，不能阻

其歸心，其恐事機不密，而或致失敗也，則雖親如妻子，不敢遽以實告，而其最後得一澳門鞋舖之黃瑞棠，認爲可靠，乃付之心腹，而事亦遂以成功，雖曰天幸，豈非人事之注措者，詳且審哉，往余讀邊大令大綬虎口餘生記，服其入關賊虎口，而能坦然無懼，卒脫於難，又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還紀程，服其能以一百九十五日之歲月，隻身穿穴於吳越贛湘黔滇戎馬虎狼冰天雪地之中，而卒尋見九年遠別消息沈霾之父母於滇南萬里之外，又能再歷其西邊，奔走四閱月，往返三千餘里，遍謁故人，籌得束歸之旅費，歸途萬里，徒步護送其父母，半載而安全抵家，以是知天下至難至險之事，積誠以求之，固有荅然而解之一日也，茲記之敘述詳實，與邊黃二子之書同，既有以見蔭民父子之識力與其度量，而擄賊之情狀，及其所以應付之方法，亦莫不釐然具在，苟斯世賊氛而一日未肅清也，此書固社會之一好資料也，若夫異日天日澄朗，魑魅消滅，人類得所，斯變不作，回顧蠻風，粲然一笑，則此書亦爲研究進化史之一助焉，余昔曾贖一族姪，其費錢費時，及所歷之變幻苦境，與蔭民略同，惜當時不暇一一筆錄也，讀茲記、棖觸前事，發人神智，故尤樂爲之序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惠陽楊壽昌果庵敘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

自序

賊也者，害於人者也，賊爲古今中外所不能無，亦爲古今中外所不敢認，世教衰，道德亡，人心死，不獨賊敢認賊，且有認賊爲宗族交遊光寵者，始猶有以編入營伍，賊而官爲榮，繼則以官爲不足爲，而棄同敝屣，招編者雖不惜以禮賢者禮賊，乃熟視若無覩，反以助長其聲價，皇皇然，特樹一幟，以打家劫舍，越貨殺人爲未足，又從而擄人勒贖，稍觸其怒，則殺而烹之，直送其家以示威，哀哉良民，慘遭荼毒者比比，寧作治世狗，莫作亂世人，此傷心語所由有感而發也，新會閩嶺梁社，其嘍囉不滿百人，於民國五年丙辰，夏歷六月廿二日，截劫寧陽火車於汾水江站，擄搭客百二三十人，軍界政界農工商學界，華僑綠林，盡入網羅，擄至閩嶺鄉居山之益生園，設勒贖機關於澳門福隆新街，公開拍價，莫敢誰何，余長次三男尙鷹尙雄尙志以廣州之亂，鄉渡停開，折由香港北街，搭寧陽火車返鄉避亂，適罹是難，擄由民五夏歷六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計

恰百日，綜其始末，彙列付梓，名曰百日憂患記，其時離港返鄉，經江門中和堂，即探知爲社，有歐陽公簡，任新會招匪事，度其可與社商也，是求於廣濟藥局，而簡亦爲社擄，子莊任開平招匪事，得賊魁黃福朱丙受編，度其託福丙之可與社商也，候子莊，至始德歸，而莊又爲丙擄，望於公簡者如此，望於子莊者如彼，他如李倬雲、黃植南、余怡和、余斗、譚根、張偉南、劉錦、鄭就、二伯、三伯，誤者誤，騙者騙，卒得黃瑞棠而贖出，余鄉樓岡共與斯難者五人，未得贖而病死其二，餘三人尙鷹尙雄尙志無恙，鄉人士爲余幸焉噫余與社無仇，社與余無怨，鴻離魚網，余當俯首而無詞，人反獸心，社又何顏乎斯世，所望綠林知覺，放下屠刀即完人，還期青史長留，聊試秃筆而作記。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開平吳蔭民敘於廣州灣赤坎廣州灣車房三樓之避亂僑寓。

本書目錄

(一) 百日憂患記	吳蔭民	一三
(二) 新興龍山行	吳蔭民	八七
(三) 岡陵德豪公行狀	吳尙鷹	一一九
(四) 吳尙鷹詩選		一六七
(五) 吳尙志詩選		一八一
(六) 吳尙鷹遺墨		一九一

百日憂患記

第一日七月廿一號（夏歷六月廿二日）星期五

龍濟光據有廣東，背叛民國，擁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其時蔡鍔起義於雲南，陸榮廷響應於廣西，肇羅陽鎮守使李耀漢暗與聯絡，岑都司春萱，出駐肇慶，招致民軍，大張撻伐，桂軍東下，如火如荼包圍廣州，如甕中蠶，土匪四起，鄉渡停開，交通所未斷者，祇有香港澳門，人心惶惶，走避者踵相接，蔭民與長次三男尙鷹尙雄尙志，以學校提前放暑假，在擔干巷至德書院商避返鄉，鷹以賊多恐擄持不可，細思過港無問題，獨北街車稍可慮，然自有寧陽車以來，從未遇劫，遂置不計，及思四人同行，萬一有事，家盡婦孺，誰爲之贖，何能冒昧，考慮再三，乃分鷹與志，我與雄爲兩組去，鷹志過港，入夜在民叔回校，言龍督前佈告，明日在觀音山試炮，實係偵知李耀漢假調和之名，率兵來襲，預備迎擊云，是戰事

已如箭在弦，留雄住書院不易關顧，莫若使併鷹志去，我可獨當一面，但時過十點，校門有禁，鎖不可開，以事急，竟破門禁，至書院，令雄爲明早過港之預備，遞日九點，與趙策六行經書院，入見雄，愕然，謂晨早起程爲大雨阻，不能去，轉念廣九快車十二點開，五點到港，鷹志搭北街南海船，九點乃開，遂決計搭車，任甚大雨令勿再縮，頃傳在民鶴川明日又挈眷避港，心卽怦怦而動，以溫友鵬鄧菊坡兩同事約往港遊九龍新界，已先去示我，去志卽決，卽早六時，由校差雇定伧僮挑行李至長堤五仙門永安船碼頭，見人如蟻集，逼上船旁，遇正威爲在民鶴川送眷落船，始知在民鶴川之未去，至唐餐樓，見成惠與在民鶴川眷在，謂彼方尚有二空位，卽指挑夫趕去，安放行李，喘息未定，船卽移動，未八點以人滿提早開行，穠煙一壘，汽笛數聲，遂駛向河南尾，經長洲黃浦而蓮花山虎門去，離開廣州，如魚脫網，鳥脫籠，恐怖心已忽忽不知何往，十時而後，交訖船費，行李有成惠等關顧，任便船行，臨流憑眺，水色山光，無一非賞心樂事，其時俯仰舟中，但聞有人笑，那聞有人哭，（時正汾水江刼車）入急水門，遠望太平山，層樓隱現，抵碼頭，伧僮車夫排立鵠候者，累百盈千，意計住宿，以招顧永裕隆地方無多，意欲住棧，有頭戴白帽隨船飛跑者，略與一談，而皮箱籐籃卽

滿貼平安棧之招牌紙，稍頃，而估俚携繩竹來搬行李，隨上碼頭，見有面黑如墨，目光炯炯，以士的指余行李檢查者，即差也，查訖放出，循海旁行抵平安棧，向二樓開單房，床一桌一椅二，雖陳設簡單，而裝飾不俗，頃知近廁，商遷，以避亂人滿不可，晚飯後，往始顯處去，久不到港，道路多踈，行不下點鐘，曾不得集蘭堂所在，烈日當空，汗流如注，返棧稍頃再去，與讓卿遇，讓卿者，亦避省亂來此之同鄉弟昆也，向問集蘭，隨手一指，宛然在目，且言見余匆匆一再過，以距遠不便過問，豈大難之來，爲精神所先知，致有恂恍迷離歟，不然，何以宛然在目，亦若爲弗見也者而過之，到集蘭之樓，顯問行李，告以棧，談次，言送鷹等船，見有滙英源之平崗村國秀，與華洋總行之龍蟠村阿熾同去，頗不寂寞，國秀殷富，且老成慎重，鷹等見他，其坦坦始走，因近日劫車之傳甚囂塵上也，現計當抵鄉，劫車何事，焉有事先洩漏者，比說其語言無疑，余聽其說，亦不介意，往訪溫鄧兩友，出門即與途遇，往返棧，七時，同向海旁，不須秉燭，聊與夜遊，到先施公司，由升降機上天台，涼風清澈，加飲雪藏鮮奶，不知有炎暑，洋界優遊，又烏知有所謂打家劫舍，越貨擄人之事也者，離先施而車，名園、頤園，足跡所經，境與神移，十時返棧，倦臥思睡，忽而弦歌雜作，耳鼓頻驚，糞溺